

Gendlin, E.T. (1995). Crossing and dipping: some terms for approaching the interface between natural understanding and logical formulation. *Minds and Machines* 5 (4), 547-560.

From [http://previous.focusing.org/gendlin/docs/gol\\_2166.html](http://previous.focusing.org/gendlin/docs/gol_2166.html)

## 交叉与浸入： 一些用于探究自然理解和逻辑构念之间的 交界面的术语

**E. T. 简德林**

芝加哥大学

(汉译者：曹思聪)

**摘要：**简德林提出了一些体验式概念，用于桥接现象学和逻辑构念。他的方法在两者之间来回穿梭，旨在既增进自然理解，也增进逻辑构念。在体验方面，这些概念要求对感受式或内隐式意义进行直接指向。体验方面与逻辑方面之间没有相等性。实则，在逻辑“解释”中，内隐被承扬了，这种关系由许多功能表现出来。体验并非是一个内在的平行物。它在语言中执行着特别的功能。一旦这些功能被探寻到了，它们也会带来构念方面的发展。

### 一、引言

让我从一个熟悉的故事开始：假设你有一种奇怪的磨人的感觉。然后你意识到了——噢，是你忘了些什么——此时是星期一下午——那是什么来着？你不知道，但它就在那里，在那磨人的身体-紧张之中。你想到了许多你今天本该做的

事，但是不对，当中没有“那件事”。你是怎么知道这些都不是你忘记的那件事的呢？那种磨人的感觉知道。它不肯松手。你在这个磨人的感觉当中摸索。忽然——你想起来了：对，有人在等你共进午餐。现在太迟了！这可能会让你很紧张。但是那个磨人的感觉呢？那个特殊的紧张感已经放松下来了。放松就是那个磨人的东西的放松。经由它的放松，你得以知道你已经回忆起来了。回忆是某些东西被体验到了，“回忆起来了”这个说法被用于对体验的直接指向（**direct reference**）。

当然，回忆会有外在迹象表现，比如你的致歉电话。在实验中，回忆被定义为一些外在达成的再现。直接指向体验的术语跟以其他方式定义的术语之间有许多关联之处。但是这两种术语并不是平行的。如果是平行的话，我们就不需要两者皆备了。

另一个例子：假设有一位诗人，他卡在了某个未完成的诗篇中间。如何继续下去呢？已经写好的诗句想要更多的东西，但那是什么呢？

诗人一遍又一遍地读着这些文字，去倾听、去感受这些句子需要什么（想要什么、要求什么、隐指什么……）。现在诗人的手在空中盘绕。手势在讲述那个东西。许多不错的诗句开始毛遂自荐，它们试图去讲述那个东西，但还无法做到。那片空荡荡的所在是**更为精确的**。虽然有些句子不错，但诗人拒绝了它们。

看似那个……缺词少语，其实并非如此。它了解语言，因为它能够理解（而且能够拒绝）那些到来的句子。所以它不是前语言的（**pre-verbal**）；实则，它知道必须要说的是什么，并且知道那些句子并没有精确地讲出那个东西。它知道，就像那个磨人的感觉知道什么被忘记了一样，不过它对诗人来说是新的，或许对这个世界的历史来说也是新的。

虽然我并不认识你们当中的大部分人，但是我知道你们的一个秘密。我知道你们写过诗。所以我可以问一下你们：事情不就是这样吗？那个……必须被直接指向（**referred to**）（感觉、体验、感知、拥有，……）。因此，无论我们用什么说法来表示这个留空处，那个说法也都需要我们的直接指向。

那个空白处带着某些新的东西。这个功能并非是由语言形式单独来行使的。实则，它是在两组语言形式之间发挥功能的。空白处并非仅仅是已经写好的诗句，而是对它们的重读所带来的**体会（felt sense）**，**这个体会**发挥着某种所需的功能，从而引导着接下来的诗句的出现。第二个功能：如果在某行诗句出现之后，那种被卡住的空白依然存在，那么该行诗句就会被拒掉。第三个功能：这个空白可以告诉我们最终某个诗句是否阐释了（那个空白/体会）——如果是的话，它就会放松下来。

在主观方面（**subjective side**）和客观方面（**objective side**）之间并不存在表征（**representation**）关系或相似（**likeness**）关系。字词并非在复制那种空白。一组字词怎么能像一片空白呢？实则，对内隐的（**implicit**）东西的阐释（**explicating**）改变了这个内隐的东西。但这并非任意的改变。阐释的过程释放了**那个紧张**，这种紧张就是那个……。不过，先前的空白所是的那个东西并非仅仅逝去了或者被变更了；实则，**那个紧张被这些话语所承扬了（carried forward）**。当然，这些新的语汇并非先前已经就在那空白之中了。当时它们根本就不存在。当那些话语到来的时候，它们比先前空白所是的东西丰富得多，但也不仅仅是不同而已。此刻，我的“承扬（**carrying forward**）”这个词语就是作为一个表达这种关系的术语来发挥作用的。

我必须强调，这种承扬关系不是相等关系。体会并非仅仅是语言的主观相等物。两者的功能大相径庭。

让我来解释一下为什么这种非相等性，即这种承扬关系，是如此重要：如果主观方面和构念方面（**formulated side**）是相等的，那么主观方面就是多余的。也许我们会出于感情上的原因对主观方面感兴趣——因为我们就是主观方面，但是如果客观方面已然发挥了全部功能，主观方面就没有什么功能可发挥了。

相反，**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了主观方面（直接指向）发挥了许多**功能**：

我们看到了它让我们知道有些东西被忘记了。我们看到了它拒掉了关于那是什么的一些提议，然后让我们知道了我们终于想起了那是什么。我们看到了它让已经写好的诗句能够表达比已经写好的更多的东西。我们看到了它拒掉了那些极

好的句子，而最终它则被某些特定的句子所**承扬**。我们看到了这样的承扬可以讲出一些新的东西。在本文的其余部分，我将说明更多的这样的功能。

我也用了一些术语来讨论这个**主观方面**。我提到，**体会**是一个**直接所指对象**（**direct referent**），它的**内隐意义**（**implicit meaning**）并非被它的**阐释**所复制，它和它的阐释也不是相等的，实则它是被阐释所**承扬**的。（关于这些术语的更多论述，参见 Gendlin 1970, 1991）。

当然，这些桥接术语（**bridge-terms**）是模式（**patterns**），但它们也有主观的一面。这些术语有赖于你对它们的主观方面进行直接指向，从而才能使你能够去思考这个方面在认知中所发挥的特殊功能。在所有的社会科学和认知科学中，我们都需要这样的术语。让我来说明一下，人工智能领域为什么也需要它们。

我关心的并非意识形态的问题（**ideological issue**），也不是我们是否应该预言一个计算机可以取代人类智能的未来，以及这是否是好事，或者是否这种取代变得愈加明显得不可能了，以及这是否是坏事。实则，我关心的是我们的自然理解（**natural understanding**）和逻辑形式（**logical forms**）领域之间的界面（**interface**）。为了能够处理这个界面，我们必须能够站在这两个方面上进行思考。

当然，在这两个方面上所使用的概念的样子会有所不同。在逻辑方面，它们似乎是纯净的模式，是各种类别的堆叠：二值选择、算法、空间图表，以及任何当它重复出现时看起来“相同（**the same**）”的东西。另一方面（意指主观方面——译者注）包含所有这些，至少是内隐地包含着的，但它们（意指逻辑方面——译者注）并非是在独自起作用，而是与使用它们的时候所涉及的东西一起起作用——每次都是新鲜的，因此它们总是在说出和做出比逻辑上可以呈现的更多的东西。

我对两个方面的比喻已经发生了改变：因为自然方面包含着逻辑形式如何在它当中、与它一起发挥功能，所以这种区别并不像空间中两个物体之间的分隔。自然方面的概念是两个方面的桥接概念。它们是交界面上的概念。请注意，我所提到的这两个方面绝非彼此的复制品。如果自然方面仅仅是可以在外部逻辑上塑造和建立的东西的主观复制品的话，我们根本就不需要自然方面。

维特根斯坦的思想实验表明，我们不需要内在的复制品。在最近的一个这样的思想实验中，你被要求想象一台隐藏起来的计算机，它在任何情况下的反应都能让每一个问询者认为它是了解英语的。那么，它缺乏主观性的了解，这一点就成了一个形而上的秘密，或者似乎根本就没有必要了。但是，只有当我们对已经被纳入逻辑形式的东西感到心满意足时，这才适用。相反，如果像现在这样，我们必须不断地**浸入（dip）**到主观或自然的了解之中，以便从中构念出越来越多的东西，那么“所有的理解都已经在逻辑术语之中”就不是一个好的假定。若如此，我们的浸入就变成了秘密。

我们经由浸入的过程构念出来越来越多的东西，为什么不研究一下这个过程呢？没有道理把它遗留在空白之中。

当前，浸入在很大程度上被人们忽略了，就好像那是一件私事。当我们问别人如何做到了某次浸入的时候，他们可能会说：“我洗澡的时候想到的。”不过，让我们至少用一个术语来命名这种**浸入**。如果我们能发展出更多的术语、更好的术语来描述浸入的过程，我们就可以更好地做到浸入。

例如，最近有些人对可以下象棋的计算机进行了大幅改进。他们是如何做到的呢？他们询问了象棋大师为什么他们在某个点上选择了某个特定的策略。我们可以说，这些大师们**浸入**到他们如此选择的**体会**之中，并且发现了有许多原因在内隐地发挥着功能，它们共同形成了一个知道该采取什么行动的体会。他们可以阐释许多前分离因素（**pre-separated factors**，意指这些因素在体会中尚未分离——译者注）当中的某些因素，其中之一是他们之所以选择某些策略是因为那是在对弈的早期，选择另一些策略则是因为到了对弈的后期。而后这些可以被内置到计算机程序之中。既然它已经被公式化了（被构念出来了），我们就可以颠倒它被发现的顺序：我们可以声称象棋大师做的正是计算机所做的。关于这个特定的维度，主观的一面可以说是多余的，仅仅是形而上学的。但是其实我们想要更多的这样的维度。关于最终是否存在“所有的”维度这种东西，这个争论可以搁置下来。

这种讨论通常也适用于社会科学方法论，而不仅仅适用于人工智能。社会科学试图构念人类行为。概念的种类比人工智能要更多，但社会科学需要某种逻辑

形式。我希望搁置的相应的论点是，一种人的科学（a science of humans）是否可能。那些说“是”的人认为他们必须否认任何今天无法构念的东西，包括大部分的人之主体性（human subject）。相反，那些为人之主体性辩护的人认为他们不得不说“否”，最终，一门关于人的科学是不可能的。与此同时，我们的科学已经相当强大，但非常需要更好的构想。

我们难道不同意：宇宙确实以某种方式包含着人的主体——因为我们就在这里——而且我们不仅以似乎独立运作着的逻辑术语进行思考，我们还发展出了新的术语用来思考那些无法（或尚未）以可分离的逻辑形式来呈现的东西？

但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很深：只要提到其中一方，另一方就会觉得受到了冒犯。一方对谈论任何无法以合乎逻辑的方式加以呈现的东西均感到极为不安。但是，如果我在前面加上一个小词，即谈论那些**尚且**无法以合乎逻辑的方式加以呈现的东西；对此表述，另一方也会激烈反对。然而，如果我们能够在交界面上进行思考，那么双方都会大有裨益。

计算机能否取代人，这是一个形而上学的问题。与之不同，我们可以研究由**计算机+人所组成的系统**。毕竟这是唯一真实的情况。在此，我引用斯特纳（Sterner, 1990）提出的原则：“虽然有关程序的观点可以用一种计算机尚不能理解的抽象的“伪”语言来加以表达，而且当然也可以构造一组一组的程序语句，使计算机做一些没有特定后果的事情，但是**这两者的综合产生了一个功能统一体**，我们称之为计算机应用，它执行有用的行动。”

这个**计算机+人所组成的系统**几乎没有被研究过，这一点随处可见。单看计算机设计方面的技术，确实是非常出色的；而对计算机/人的交界面的处理几乎没有经过思考。在一个简单的文字处理键盘上，一些最常用的按键却很小，而且放置在其他较少使用的按键之间。显然人们并没有研究过包含着计算机+打字员的系统。所以，比如当一个人想要建造一台能够理解自然语言的计算机时，这种缺失就更加明显了。当下，人们在琢磨的是计算机正在取代人。在这些术语中，计算机/人的系统不会出现，也无法得到研究。

由于只有尾部系统（即计算机）得到了研究，而人在实际的计算机-系统中的功能则没有得到研究。我们还没有研究计算机-人系统背景下的人。因此，我们还没有非常广泛或非常相关的术语用来描述自然语言和思想的诸多功能。

自然语言与计算机之间的鸿沟也普遍地存在于认知心理学和认知科学当中：一方面是自然语言与思想之间的鸿沟，另一方面是自然语言与**数理逻辑**之间的鸿沟。例如，依托于实际的人类思考，认知科学家提出了他们的逻辑模型；前者比后者要丰富得多，而且两者是非常不同的。但是他们没有看到这种巨大的差异，因为他们没有指向他们自身正在进行着的思考功能，而且他们没有尝试将他们的模型应用到他们的实际思考（**actual thinking**）之中。直接指向一个人的体验性思考，这似乎是不科学的。

如果我们的实际思考能够被指向，那么我们就能够觉察到我们当前的逻辑思考模式在哪些方面有所欠缺。这将会清楚地指出哪些功能是无法按照逻辑来构念的。我是应该说“无法”还是应该说“尚且无法”呢？随着我们遇到的、指出的并且逐渐定义的每一个这样的功能，这个问题会变成一个经验性的问题。我会在本文的其余部分做一些这方面的工作。

我所提出的桥接概念将有助于产生越来越多的逻辑构念，这些逻辑构念看似是在单独运作，并且可以成为机器。而这样的概念也构成了对我们的自然理解的一种越来越深刻的理解。例如，现在我们理解了国际象棋大师的一种思考方式，一种先前内隐地发挥着功能的方式。当然，当大多数国际象棋大师听说了它，并且明晰地去思考它，那么虽然这种功能仍然是内隐的，但自此以后它的作用将大不相同。作为桥接概念，“**阐释**”和“**内隐**”这两个术语可以让我们去理解这种差异，即阐释将在此处产生的那种差异。使用这些术语的时候，我们可以把自然的（即超越了逻辑的）一面保留在我们身边。

现在我们 **formulated side** 到这一面当中，去感受它所带来的变化，去阐释它。然后，我们可以构想和预测：那些明晰地知晓这一早期-后期策略差异的象棋大师，将会更加频繁地使用这一策略。我们也可以提出一个概念，用以说明那个被阐释了的东西，它是从先前与其共同发挥功能的许多其他面向中间被分离出来的。先前，以**内隐的方式**，它受着所有与之交叉（**crossed**）的其他面向的**支配**

(**governed**)。如果缺乏这种**交叉式支配** (**crossed governing**)，至少在一开始的时候，某个大师的棋局可能会踉踉跄跄。就像在某项运动中，你被明晰地教导以某种方式举着你的手臂，你可能会因此变得踉踉跄跄。经由浸入去检视这些踉跄的棋局，大师们可能还会发现（并且告诉我们）另外一些内隐的维度。

我们还需要一个术语和一项研究用以描述和探讨：一段时间之后，就像在体育运动中那样，这种**内隐交叉** (**implicit crossing**)是如何重新建立了起来并且到了一个更高的表现水平的。毕竟，越来越多的阐释成为了人类历史的一部分：起初，它让我们脚步踉跄，然后**内隐交叉得以在更高水平上重建**。通过浸入，首先我们制造了桥接概念，然后我们从这些概念转到了逻辑构念和经验预测。

在心理治疗中，同样地，体验比日常说法**更为精确**。指向这样的体验并去表达它，会引发更深层次的治疗改变。[1]阐释会改变它，并且会引发新的浸入和一个又一个改变的步子，以及越来越多的新体验。

某些心理治疗师，一旦他们发现某个病人符合某个诊断类别，他就会忘记这个病人，只关注这个类别。这样的治疗师在无意识地阻止他们的病人改变。由于这个陷阱是众所周知的，以至于另一些治疗师拒绝使用**任何**概念，以免这种情况发生在他们身上。但是如果治疗师知道概念推理只是一个方面，如果他总是新鲜地再次与病人连接起来，或者用我们的话来说，如果他总是浸入到自然的一面，那么概念就会使他对他可能发现的东西敏感起来。如此，概念就是有帮助的，更好的概念帮助得就更多。

一开始，很多人都很惊讶，我们居然可以一边说话一边从体验中思考，而那些体验是无法用现成的日常说法加以描述的。正如一位心理治疗咨客所说：“我们被教导，无论我们感觉到的是什么，它**只可能是**三个或四个事物中的一个。”他变得非常兴奋，说：“如果有其他的思考方式，**我想要！**”在这里，他所渴望的浸入其实就是我所提出的概念-形成的过程。

“浸入”是如何发生的呢？起初，它并非将人的注意力带向了某种新的、清晰的东西，而是带向了某种混沌的、模糊的身体状态，即一个**体会**。它可能看起来像是某种私闭的东西，似乎只不过是一种内在的感觉基调。但是这个主观方面并不是私闭的。当阐释发生的时候，它表明体会是全然关乎这个世界的。



你可以检查一下是否如此：现在暂停下来，**浸入**下去。让你的注意力直接指向你身体内部的、身体中心的那种舒适或不适。我想问你的只是关于到目前为止我所谈到的东西（而不是关于你的其他处境）。关于我谈到的东西，在你身体的中间，**在那里**，关于我所说的，**那里**出现了什么呢？是一种中性的感觉、一种自在的感觉吗？还是有些激动，或者有些不安？也许关于我所说的这些话，有一种似乎不太对劲的感觉。无论有什么样的身体-感觉，难道其中没有很多内隐着的论点（arguments）吗？如果你有片刻的平静，你不是可以阐释一下那些论点吗？

**体会**可以内隐地包含着关于世界的论点。它并非仅仅是私闭的，因为我们有感受地、以身体的方式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在这样一个单个的体会中，有极多的因素**交叉**在一起。有些已经被分离开来，更多的则还没有。你的体会内隐地包含着我听我说过的所有内容，也包含着这些年来你有关这些话题的思考和阅读，以及许多与之相关的你自己的工作探究——还有更多的其他东西，所有这些因素都**交叉**在一起，由此，其中每个因素都内隐地发生了改变，**支配**着其他的因素，并**赋予**它们以**相关性（relevance）**。而且，这种体会可以引出关于这个世界的新东西。

所以很明显，主观的、身体的方面并不是私闭的。那个……就像语言一样，是公开的、互动的。你的体会是你的身体与你的处境（situation）的相互作用。人的身体隐含着处境和语言。我们的身体**隐指（imply）**着我们进一步生活的一个接一个的点点滴滴。一个行动可以**阐释**这个内隐着的进一步的生活，并且可以将它承扬。用语言和逻辑来阐释，是这种进一步生活的特殊情况。所以，当然，浸入一个体会，会带来我们接下来的想做和想说。

因此，对于体会的**浸入**或**聚焦（Gendlin 1970, 1981, 1991）**在许多领域已经变得重要起来，包括写作教学（Elbow 1988）。这向我们说明了关于语言的一些东西。当人们聚焦在他们想说的东西的体会上时，他们的写作会更有效率。作为这种浸入的结果，他们可以**更精确地**写出他们想讲的东西。重读已经写出的文字，再次浸入他们所写的东西的体会，可以得出一些更加精确的东西。

当我们说和写的时候，字词是如何**到来**（**come**）的呢？我们要做的就是等待它们的到来。当我们感觉到了自己将要说的东西的时候，那些看起来对的话往往就会翻滚而出。不过，如果它们没有来，我们只能等待，只能再次尝试。字词就是这样到来的，就像睡眠、胃口、高潮、爱、眼泪和许多其他事情。我们也不能强迫这些事情。如果它们不来，我们只有等待。身体在语言中发挥着特定的功能，例如字词的产生。

不过，字词和我们想说的东西之间并不是分裂开来的。那（意指“我们想说的东西”——译者注）也来自体会，而且浸入让它浮现出来，伴随着愈加精确、愈加清晰的步子。

到目前为止，我已经提出了一些桥接术语，包括**主观方面**、**体会**、**直接指向**、**内隐**、**阐释**和**承扬**。刚刚，我又提出了**浸入的步子**，并且以象棋为例，提出了经由**交叉**而实现的共同**支配**的丧失和重建。不过，主观方面并不是形而上学的。实则，这些交界面术语定义了一些特定的功能（经由这些功能，它们也定义了自身）。让我进一步拓展一下“交叉”这个术语，用以说明更多这样的功能。

## 二

拉考夫（Lakoff 1987）和约翰逊（Johnson 1987）在他们的新书中都谈到了某些东西，这些东西并非仅仅是模式或者逻辑形式。约翰逊提到了“具体的、动态的、具身的想象图式”，它们当然不仅仅是逻辑模式、形象或图表。拉考夫谈到了某些“非命题性”的东西。他们已经站到了一个很好的战略位置上，就在交界面上，他们既可以主张那种具身性特征，也可以在逻辑方面进行工作，去收集和构想我称之为的“可相同之模式（patterns that can be the same）”。

不过，如果我们进行如下区分，我们可以更进一步：我主张，具身的非命题之事物不应该被认为是共性、类别、结构或形象图式，尽管我们也想构想这些。我将尝试说明，具身的非命题之事物所行使的功能是不同的，并不像共性或形象图式。我们也想研究它们的非常不同的功能。

维特根斯坦指出，一个字词的意义在于它是如何**被使用的**，而一个字词是在**各种各样**的处境下被使用的。他说明了，同一个字词可以在许多处境中使用，并将意味着不同的东西。他提出了不止三四个也许是三四个这样的处境，每个处境都非常不同。没有哪个处境中这个字词的含义符合最初给这个字词做出定义的模式。

他说明了，某个字词的诸般使用-处境之间并不共享单一的概念、模式、形象或逻辑形式。也没有清晰可分的子类。他说，某个字词的用法之间“只有家族相似之处”。这个字词的含义是我们知道-如何-使用它，就像我们知道-如何-骑-一辆-自行车一样。

维特根斯坦没有走得更远：他甚至无法说服人们跟他走得一样远。毕竟，他的工作导致了后来的三十年时间用来努力定义字词的使用，如果不是用公共形式来定义，那么至少是用情境规则来定义。这一努力失败了，并且引发了广泛的气馁。今天，许多人认为根本没有秩序，因为形式和规则都失败了。

但是，为什么不把字词的用法-家族（**use-families**）这一运作方式看作一个积极的事实，并对它进行研究呢？为什么不试着去理解语言如何超越了固定的形式，并对此加以运用呢？为什么不有意识地使用形式去思考，**同时也籍着**这些形式在使用中被超越的方式去思考呢？以前这看似是不可能的，因为彼时人们假定只有形式才是有秩序的，而且“秩序”的意思就是形式。那么形式的超越必然会破坏任何我们试图讲述、思考或理解的东西。那会导致虚无主义或相对主义。

我们是否敢于用比模式更丰富的东西去思考呢？但其实我们一直都是这么做的。只不过，这一直被认为是一个可怕的问题。相反，让我们把它变成一个积极有益的事实。

我们可以思考和讲述一个字词的用法-家族吗？当然可以。当我们单独讲出任何一个字词的时候，我们都会想到它的用法-家族。例如，单独去看“使用”这个词的话，它的意思是什么呢？我们会有一种体会，关于用法习惯、日常使用、有用性，以及当别人在利用我们的时候，我们的那种怨恨的感觉。这些意思不会全都应用于一种情况。但它们都隐含在知道-如何-使用-这个词的那种感受之中。然而，我们可以非常精准地使用这个词。这种精准性还没有被加以思考和解释。

如果单单是它自己，一个字词就可以意味着由**许多**处境所组成的这样一个家族，那么它怎么能在某个情况下就只表示它所表示的那单一意思呢？在那里，它肯定不能意味着它那所有的用法-家族。在使用中，它总是意味着一些更精准的东西。这个字词确实**带着**它的全部用法-家族，不过它是**把这样一个用法-家族带到了一个处境之中**，所以用法-家族和单一处境共同决定着这个字词的意思是什么。

显然，一个字词所带来的各种用法和它实际被使用的那个特别处境之间，是有一些（非常家族式的）关系的。用法-家族并不能单独决定字词的意思。当下的处境也不能简单地改变一个字词的意思。实则，两者都参与到决定这个字词在这里表示什么的过程中。整个用法-家族与这个处境**交叉**，由此这个字词就产生了它所产生的意义。

我们可以更仔细地观察一个用法家族的错综复杂性：许多用法之间并非是彼此分离的，就好像它们是被摆放在彼此旁边的。一个用法-家族是由实际的用法所组成的，每个用法都已经与整个家族相交叉。一个用法-家族（我们的知道-如何-使用一个字词）就是一个交叉，而任何实际的使用都必须是一个**新鲜的交叉**，否则我们不会知道这个字词在这里在说什么。

所以，我们看到了，在我们有关某个字词的家族体会中，诸多不同的处境都发生了**交叉**。**诸多处境**的这种交叉是由我们的“知道-如何-使用这个字词”的体会所行驶的一种语言功能。

不过，这里还涉及到第二种功能：人类的处境总是**第二种多样**处境的一部分：某个女孩的处境意味着什么，这涉及到一个延展甚广的故事，而不仅仅是此时此刻地，还涉及她的成长经历、她的家人会说什么以及之后会发生什么。我们在此处所说的话的意思也包含着它是如何改变着我们的某些其他处境的。这些其他处境全都共同内隐在当下所是的那个处境之中。这是第二种功能：我们行动和讲话用以承扬一整个故事，这个故事是由许多内隐的处境所组成的。

这是两种不同的语言功能，它们创造了两种内隐处境集合（**implicit groupings of situations**）：构成当前这个处境的意义的其他处境是一个不同的集合，它们不是那些会使用到这同一个字词的处境的集合。

某个字词的各种各样的使用处境全都交叉在“我们有关如何使用这个字词的那种知道（knowing）”之中。第二，一个人的处境之所以是这种处境，正是因为它内隐地牵涉到许多前期的、后期的以及与之相关的其他处境，这些处境交叉于当下这个处境中。还有第三种功能：这两种交叉的交叉，造就了这个字词在这样处境当中的意思。

某个字词在某个处境中的这种非常家族式的运作方式，不仅涉及到上述三种功能，还涉及第四种功能：除了这个特别样子（kind）的处境，还必须有一种对我们发现自己置身其中的那个实际处境的感觉。任何一个处境都内隐地包含着许多的处境，但是我们总是知道哪个处境是此刻当前的。字词本身是一般性的，但我们并非仅仅是在它们的一般性当中去说去读，而也总是在一个特殊的处境中去说去读。这第四种功能是由主观方面所执行的，而不是由共性模式（commonality patterns）所执行的。毕竟，字词都是一般性的。甚至像“你”、“现在”、“这里”这样的词，也只有经由你对此刻你的体会的直接指向，才能意指当前这个处境。作为普通形式，它们可以在任何地方被说出来。它们进入到一个特殊的处境，这一点总是提前被知晓的，而且这也部分地决定了哪些字词会到来以及它们的意思会是什么。这种“指示功能（deictic function）”（Galbraith 1989）也是家族式方式（familiar way）的一部分，字词即以此方式进入到处境之中。

据我所知，这种家族式关系只在一种特殊情况下被研究过，这种情况被称为“比喻”，即一个字词被用在某种处境中，而这个处境先前并不是这个字词通常的用法-家族的一部分。在这种情况下，这一点被人们注意到了：即这个字词的通常用法和当前处境之间发生了交叉。

传统上，比喻被认为是两个处境之间的交叉。我对这个理论的第一点修正是：只有一个处境，就是那个新处境。所谓旧处境实际上并不是一个单一的处境，而是整个用法-家族。那个字词把它所有的、许许多多的旧用法带到了这个新的处境之中。交叉的并不是两个处境，而是一个用法-家族和一个处境。

并非仅仅在比喻中才是如此，实际上在任何字词的日常使用中都是如此。这个字词的巨大的用法-家族必须与那单个处境相**交叉**，从而这个字词才能发挥它所发挥的作用。这一事实尚未得到充分地认识。

让我们研究一下这些功能。例如，在不指明具体处境的前提下，我们询问人们“玫瑰”这个词是什么意思。他们可能会描述它的红色、它的形状、它的花瓣。他们可能会想到花园里的玫瑰，或者壁纸上的玫瑰图案，或者用纸张包起来的一簇长茎玫瑰。

现在我们给他们读一首诗里面的几行诗句，这首诗描写的是一位站在田野里的女孩。这首诗说她“是一朵玫瑰”。与这个处境交叉，现在出现了一支玫瑰孤独地生长在田野上。现在让我们问问他们女孩和玫瑰有什么共同点。[2]

他们会怎么说呢？像玫瑰一样，女孩是有生命力的、清新的、年轻的、温柔的、似乎随时准备被摘取的；两者都有苛刻的时间限制，她们应该被温柔以待，她们可能会反击并把对方抓得鲜血淋漓，对方（一个男人）只是被抓伤了而她们可能会死去，双重标准……，所有这些以及更多的相似之处，是无止尽的一长串。

我对这个理论的**第二点修正**：共性并不能决定比喻。相反，只有当比喻制造出意义之后，从比喻之中才能衍生出一套新的共性。

我的**第三点修正**：共性之中并非只有单个模式。比喻会产生一串无穷无尽的共性，而不是单个模式。

女孩和玫瑰的交叉并不是一个模式，我们认识到，女孩不是一个模式，玫瑰也不是一个模式。女孩的处境不仅仅是此时此地的。一个人的处境内隐地包含着其他的处境——什么事情会发生在她身上，她的生活将如何改变，这些就是此地发生的事情的意义。

就像任何一个字词一样，“玫瑰”这个词也带来了许多可能的用法-处境的交叉。不过，其他可以使用“玫瑰”的处境并不是这个女孩的其他处境。更确切地说，这两个交叉的**交叉**产生了这个词在此处制造的意义。

此外，诗人事先知道读者在阅读一首诗的时候，也总是在他们自身的实际处境当中的。如果我们并不总是感觉到自己处在当前的处境中，那么我们就成了那个站在田野里的女孩了。

在任何比喻中，我们也都可以衍生出一串无穷无尽的差异（differences）。当有人没听懂某个比喻的时候，我们就会开始构念那些差异。然后我们会具体说明那个比喻的意思不是什么：它的意思不是说女孩是扎根在地上的。不，她不是一株植物，她不依赖雨水，没有花瓣，如此等等。同样，这是无穷无尽的一长串，而不是单个模式-差异。不过，尽管确实有很多共性和差异，它们是否作为模式在发挥功能呢？例如，我们把“时间限制”作为一个共性。当然这可以作为一种时间上的模式。我们提出的差异之一是这个女孩**没有扎根**在地上。但是，假设这首诗现在还没完，它继续写到，她站立着，“扎根在地上”。一般说来，如此描述一个女孩是很荒谬的，但是在诗里，这句话是可以讲一些东西的：或许她的气质是那种泥土气息的，或许她深深根植于她的本土文化当中。在这首诗的处境中，那个故事是这么写的：她“在时间之外，静默地站立着，扎根在那地上”，此时，走过这片田野的一个男人惊动了这个女孩。

起初，我们把“无根”当作一种空间模式——人的形体上没有垂下来的细丝。以此，它曾是我们提出的差异之一。如果**把它当作**一个模式的话，即认为这个女孩的人类形体上是有根的，那仍然会是错误的。但是**与处境交叉**的并不是根的空间-模式。比喻功能不是由空间-模式来行使的。因此，我对先前理论的**第四点修正**是：即便是许多回溯性的共性也并非仅仅是模式。在进一步的字词-使用中，它们的功能与模式不同。

当体验的纷繁复杂之处发生交叉时，其结果可能是新颖的，而且从逻辑上来看，这个结果与之前每一方看似单独所是的东西是不一致的。在一个交叉中，双方都并非以其本来面目发挥功能。实则，**每一方发挥功能时，都已经受到了另一方的交叉-影响**。每一方都由另一方决定着，也决定着另一方。如果它们作为逻辑模式发挥功能的，那么它们会将彼此限制到一个小得多的重叠范围之内。但是：**在交叉中，每一方都开启了（opens）另一方，使其得以承扬，而这创造了新的可能性**。越多的决定因素发生交叉，就可能越多的新颖性。

现在,我们可以再次从“扎根”这个词在此处的意思中产生一些表面的共性:它意味着不动,不退缩,无选择地面对某人,从地面获得坚定性……。我们可以把这些当作模式;例如,当作“没有在时间轴上发生空间位移”这种模式。但是这些模式并不是支配这些字词的下一次用法的東西。

差异也是如此:这个比喻并没有说她的一部分在地下,没有说她是從地里汲取水分的,如此等等。但我们现在也可以明白,假如诗人真的做出了上述某个陈述,那么到时候并不是这些模式发挥了功能使得那一陈述成为可能。

无论是在何处主张的,模式都是相同的,其主张保持为真或假。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些模式并不决定字词的使用,因为下一次使用可能会与模式相矛盾。即使“她从地里汲取水分”这句话在表面上变成了双方的共同之处,但它也不会是同样的模式。因此,即使在交叉之后,即使在比喻之中,表面上的共性也不是模式。它们说的不是相同的事情,比如关于玫瑰和关于女孩。同一个句子确实可以用来谈玫瑰也可以用来谈女孩,但它实际上说的并不是**相同的事情**或相同的模式。它在两个地方所说的东西是不一样的。通过以下情形,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点:如果分别在两方之中,循着这同一句话继续去讲述的话,两种后续将是非常不同的。

只有当我们不继续讲下去时,我们才能把这个共性作为一种模式。对不同的**对待**字词的方式(**把某字词当作**……)的这种选择,是由主观方面所行使的又一种功能,即**把**同样的句子或**当作**一个相同的模式使其发挥功能,或把它放到进一步的字词-使用中來发挥作用。我们可以在以下这个例子中看到这一点:假如我说“根据这篇文章,我将**带领**一次讨论”。在这个槽位上(意指“带领”这个词在句子中所占据的位置——译者注),在这个处境中,我还能用什么词呢?常用的说法:我将引导、调节、希望能够激发——一次讨论。一些比较新的说法:我会**乞求**、**恳求**一次讨论。我希望能够**烹饪**这次讨论——让它对我们所有人都有好处。甚至连词出现在这里的话也可以表达一些东西:我承诺会和(**and**)你们的许多观点,而不是**但**(**but**)你们的许多观点。一旦一些字词在这个槽位上发挥过了作用,这个槽位也可以**单独**去说一些话了:我将试着……我们的讨论。由于



槽位即使是空着的时候也能说话，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槽位影响着某个字词在其上会表达的东西。[3]

也许**所有的**字词都可以在**任何**槽位上表达某种意思，但是为了做到这一点，这些字词必须起到了作用，必须制造了意义。制造意义比模式**更精确**。

## 结论

我列举了语言的许多基本功能，这些功能是由主观方面来行使的。我提出的交接面术语定义了这些功能，这些术语也由这些功能所定义。特别是我强调了有三种**交叉**在比喻和所有字词使用中发挥着作用。它们包括：字词的用法-家族，某个人类处境的含义之中所固有的内隐处境，以及这两个集合在字词的实际使用中是如何交叉的。

我提出，在比喻和所有的字词使用中，一个用法-家族和一个处境发生了交叉，而且只有在这个字词已经交叉了、发挥了作用、制造了意义之后，才能从上述过程中产生出一串无穷无尽的表面共性。我认为，尽管这些**表面**共性可以被只是**当作**模式来对待（在不同的地方都是相同的），但它们也可以以其他方式来发挥功能，而且经常如此。

当然，我们对字词的使用并不总是在各个方面都是新颖的。我们会再次使用相同的交叉。因此，收集这些表面共性是很有价值的。它们可以让我们的形式逻辑和机器能够识别比喻和字词-使用。但是，我们需要交界面术语，这既是为了扩展形式方面，也是为了思考那些并非是由形式方面来执行的功能。

一个处境并非有一个固定的、可以简单被表征或读取的模式。处境可以用语言来重构，这是处境的本质属性。比喻和字词-使用可以进一步构造任何处境，而不只是“不确定的”处境。如果我们只能使用我们通常的意义储备，那么任何说的或写的东西都只能告诉我们已经知道的东西。那将十分无趣。

在交叉中，**真实**（truth）不可能是表征性的，也不会是一种副本式的准确性。**那些能够交叉的东西**，那些能够创造意义的东西，它们就是真实。我们可以

跨越不同的经验和不同的文化去相互理解，这是因为经由交叉，我们在彼此身上创造了我们都不曾是的那个存在。交流和制造意义并不依赖于预先存在的共性，（若如此）就好像我们只能理解我们已经知道的东西。那并非误解和歪曲。实则，当我们被恰好地、准确地理解的时候，那正是我们最渴望听到它在对方心中是如何发生了交叉的时候。交叉在他人心中创造了一些东西，这些东西对他们和对我们来说都是新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喜欢去听他们的反应的原因所在。[4]

### 脚注：

[1]研究已经发现了一些特征性语言形式，这些语言形式可以被用来可靠地辨别出这样的步子。在录制下来的心理治疗中，研究人员可以将它们与事件报告、认知分析和情感表达区别开来。这样的步子涉及到一种沉默（一种……），在此之后，所讨论的问题显示出了某些变化、某些新奇或者某些新的细节。（Gendlin, 1986a & b, 1987）

[2]如果有人说“香烟是定时炸弹”，人们可以去讲这两者的共同特征。但是，如果首先让他们写出香烟的主要特征——那么在听到定时炸弹这个比喻之前，他们不会列出那个特征。

[3]例如，当我们从一个理论转到另一个理论时，我们可以问：当我们使用第二个理论时，之前第一个理论所说明的那些东西还有多少仍然内隐在我们心中呢？第一个理论似乎消失了。但通常之前几乎它所说明的一切都在那里与第二个理论发生了交叉。从那时起，那个理论不再只是说它以前说过的东西了。即使我们只是在声张第二个理论，而不是第一个，让它创造意义的交叉现在也包含着我们从另一个理论中所看到的東西。从逻辑上来看，我们不能把这两种理论、两套不同的形式混为一谈。那只会夺走它们可以说明事物的力量。但是在任何一个交汇点上，如果我们允许自己去产生新的措辞

和概念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开始清晰地去表述那更为纷繁复杂的交叉。

我们可以研究这些功能。一旦我们在一个句子中有了一个槽位，我们就可以观察到当字词进入这个槽位时它们所发生的变化。我们可以观察到，如果给出一系列替代字词，人们会如何处理一个槽位。由于一些过去的用法已经被构念过了，我们可以检视这个字词通过与槽位交叉所获得的更为精确的用法。我们还可以观察到，一旦一个字词在一个槽位中发挥了作用，它会继续内隐地发挥作用，影响到后来出现在那个槽位上的字词是如何发挥其作用的。

[4]吉利根（Gilligan）反驳了霍夫曼（Hoffman）的主张（通常的主张），即“另一个人的感觉与自身的感觉在多大程度上是相似的，一个人就能在多大程度上感觉到对方的感觉”。吉利根说：“从理论层面来考虑，无论在道德上多么可取，共感（co-feeling）在心理上似乎都是不可能的。”然后她引用了许多发现，“共感意味着一个人可以体验到不同于自己的感觉的感觉。”我们在这里看到了大多数西方理论的重大错误——即假定所有的认知必须由预先存在的模式或单元所组成。相反，在关于我们的一切中，我们都可以看到新的东西。那当然包括两个人互动时所发生的交叉。

## 参考文献：

Galbraith, M., "What Everybody Knew Versus What Maisie Knew: The Change in Epistemological Perspective from the Prologue to the Opening of Chapter I" *Style*, Vol.23, No.2, 1989.

Gendlin, E. T., "Thinking Beyond Patterns: Body, Language, and Situation." In: den Ouden, B. and Moen, M. eds., *The Presence of Feeling in Thought*, New York: Peter Lang, 1991 in press.

"A Philosophical Critique of the Concept of Narcissism." Chapter in: Levin, D. M.,

ed., *Pathologies of the Modern Self: Postmodern Studies*.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87.

"What Comes After Traditional Psychotherapy Research?" *Amer. Psychologist* Vol. 41, No. 2, 1986a, pps. 131-136.

*Let Your Body Interpret Your Dreams*, Wilmette: Chiron 1986b.

*Focusing*. New York: Bantam Books, 1981.

*Experiencing and the Creation of Meaning*, New York: Macmillan 1962, 1970.

Gilligan, C. and Wiggins, G., "The Origins of Morality in Early Childhood Relationships."

Johnson, M., *The Body in the Mind*. U. of Chicago Press, 1987.

Lakoff, G. and Johnson, M., *Metaphors We Live By*, Chicago: U. of Chicago Press, 1980.

Lakoff, G. *Women, Fire, and Dangerous Things*. Chicago: U of Chicago Press, 1987.

Sterner, W. H., "Computer Programming, Corricular Pluralisms, and the Liberal Arts." Paper presented at: "Systematic Pluralism: An Interdisciplinary Conference." University of Nebraska, Lincoln, April 1990.